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

十四

名公增修標註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五

載記序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符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符健後一年也雋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乃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後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禍首云

○前趙

劉元海

劉元海匈奴人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

劉元海

元海為禍首



祈子
有國
之祥

隨陸
無武
絳准
無文

劉宣
上大
魚手
号

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
 冒姓劉氏元海父豹為左賢王然皆家于晉陽汾澗
 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
 大魚頂有三角軒鬣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
 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曰所見魚變為人左手
 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
 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二曰吉徵也自是十二月
 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幼好學尤好左
 傳孫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
 門生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准無文道由
 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於是遂學武
 事妙絕於眾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太原王
 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文
 帝深待之泰始之後軍又屢言於武帝帝召與語大
 悅之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
 事元海從祖劉宣等竊議推元海為大單于使人密
 詣鄴告之元海後誑穎得歸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
 單于之號都于離石劉宣等勸元海圖晉氏元海曰
 善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永興元年潛即漢
 王位以其祖漢氏之甥約為兄弟故也永嘉二年僭

劉元海 二十五卷二

即皇帝位改元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
年河瑞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

劉聰陳元達

母夢
日入
懷而
生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張氏初聰之
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
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
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及元海死聰殺其兄和僭
即皇帝位改元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
母張氏為帝太后又為皇太弟立其妻呼延氏為皇
后封其子粲為河內王太后單氏恣色絕麗聰承焉
單即父之母也又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
無已聰后呼延氏死聰使大鴻臚李弘拜太保劉殷
二女為左右貴嬪又納殷孫女四人為貴人其弟又
固諫聰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絕世女德冠時且太
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
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王基當
世大儒豈不達札乎為子納司空王沉女以其姓同
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
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
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後立左貴嬪劉氏

納同
姓六
女

陳元
達諫
起殿

流星
之異

為皇后聰將為劉氏起鷄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
諫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
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時
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
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
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游有云臣得與龍逢此
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繫
而入及至即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
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於是
手䟽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為納賢
園李中堂為青賢堂時愍帝即位于長安有流星落
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
臭聞于平陽肉傍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既
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
見在墮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
是後宮亂寵進御无序矣聰將趙染次新豐朝廷遣
索綝自長安東討染二狃干累捷有輕綝之邑長史
曹徽諫染勿輕之染曰索綝小豎豈能汙吾馬蹄刀
刃邪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
悔曰吾不用曹徽之言以至于此何面見之於是斬

立三
皇后

徽二臨刑曰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也劉曜死者無
 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表紹役田豐其事与此類要當
 訖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
 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蹄冷不容尺鯉染之
 謂也趙染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
 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
 女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邑也尋以
 左貴嬪靳氏為上皇后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嬪
 靳氏為右皇后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
 後遷元達為御史大夫時聰中常侍王伉宣懷俞容
 中容宮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聰又立市於後庭
 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蔡
 母達尚書王琰等七八人皆群阉所忌也太宰劉昺
 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等詣闕諫極言琰等
 之忠節沉等之姦惡云云聰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
 等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劉昺又上疏固諫聰
 大怒手壞其表昺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士生乎歸
 而自殺聰又立上皇后樊氏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玺
 綬者七人軍旅在外飢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方

約死
後蘇
言其
所見

劉敷屢泣言之聰怒曰尔欲得使汝公死乎朝二多
生來哭人數憂忿發病而死後聰子約死一拍猶暖
遂不殯斂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復從至
崑崙山三日而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
在宮室其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
遮須夷國無主又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二
後國中大亂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
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
枚曰為吾遺漢皇帝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
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
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
王敬信遮須夷國大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
聰二曰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石并葬焉
○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客星
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曰天下其三分乎願
陛下早為之所○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
聰立為左皇后王璽崔懿之曹珣等諫曰臣聞王者
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
承宗廟母臨天下后土執饋皇后必擇世德名宗幽
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丹姁

宋異

諫立
后

勸
作
此

氏以興閔睢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立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奈何一日以婢主之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大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子彖嗣位。聰后靳氏宣氏樊氏王氏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也。彖晨夜蒸滯於內以靳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應軍國之事一決於準。遂作亂勒兵入宮執彖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塋墓焚燒其宗廟。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

晉書卷五

七

陳少而孤負躬耕誦書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為左賢王聞而召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徵為黃門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為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馱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蹇屢進諫言退而削草錐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及其死也人盡寃之

在位
忠蹇

劉曜

劉曜廿五已下

千里駒

立得神

國號曰趙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矢性拓落高亮與眾不群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干時號為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出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嘗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夜閉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拜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云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為五色斬準之難曜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上尊號曜以大興元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光初尋誅斬準徙長安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晉金行國號曰趙曜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龍顏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首徐庫彭暉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千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

劉元連共五已八

游子
遠忠
諫

建
諫營

封
諫
臣

遠而盡殺虜虜等於是巴氏盡叛應之者二十餘萬
 關中大亂城陌盡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
 表曰太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叱左右速殺
 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
 忠於社稷陛下縱非能用柰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
 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比當去陛
 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
 尋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
 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万氏羌悉下振旅
 而還曜大悅後以游子遠為大司徒曜命起鄴明觀
 立西宮建陵霄臺又將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
 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
 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
 營室以構楚宮秦詔書營建市道芻蕘咸以非之興
 亡奢儉罔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曰二侍中懇
 懇有古人之風烈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
 此言乎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隴右陳安叛曜
 使其將軍平先率勁騎討安二左手奮七尺刀右手
 執丈八蛇矛平先與安搏戰二交奪其蛇矛而退安
 棄馬而走斬于澗曲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

劉曜廿五已九

陳安
敗人
歌之

石勒
亦衆
攻

曜軍
太僕

偃幹雖小腹中實愛養將士同心肝驍驍交馬鐵瑯
鞍七尺大九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
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驍驍窟石幽為我外援
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
嘉傷命樂府歌之曜不無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
或諫曜怒斬之及聞石季龍據石門續知石勒自率
大衆已濟始議增榮陽杜黃馬關俄而洛水侯者與
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
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
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未
年尤盛勒至將戰飲酒數斗比出復飲酒斗餘師太
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水上為石堪所執送
于勒所後為勒所殺曜在位十年而敗自元海至曜
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我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
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
中釁晉者幽后不剛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
生於閔洛至於筭強弱妙兵權倖興衰知利害於我
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
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塞乘機豹變五部高

劉曜 廿五已十

并仁
義而
盜之

古帝
王

嘯一日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
興王之略骨都論尅定之秋卑手無北顧之懷檢仇
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
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
弥效款終焉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
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
斯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既摠威權閔河開暴日之
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信不由中自乖宏遠貌之爲
美勳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塞倭人方響並后載
馳闔豎類於迴天疑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
大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
忠貞於戎手聚措紳於京觀先王并賦乃眷維桑舊
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洒淚。若乃上古
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姜及三代乃用
干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
載旆乘時興兵誓野投焚既隕可以絕言而輕呂傍
揮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
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
令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鴈驅乘輿而執
蓋庾珉之淚旣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

曜翁帥

死爲難弘在三之義志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
歸自古篡奪於斯爲盛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苟亂政
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
天資矯勇運遇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
之亞而承其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蹇偃和
苞獻直鄧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強藩
禍成勁敵夫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
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歟何不
支之盛也

贊曰惟皇不範邇甸居穹丹朱空嗣冒頓爭雄胡旌
颺月朝馬騰風埃塵滙浦號呼河宮呆未央朝寂謐門
且空郭欽之慮辛有知戎

名公增修標註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五

名公校正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六

載記

石勒 張寶

王衍見而異之

石勒字世龍初名閭其先匈奴別部羗渠之曹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干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至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譏笑唯鄆人郭敬陽曲糝驅以為信然並加以貲贈勒以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啼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太安中并州飢亂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在其中既而賣與平原人師懽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與牧卒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為游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完讖而又

常聞鼓角聲

有據
據漢
志

攻剽
演

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
 相救耳勒拜而受命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自稱將
 軍起兵趙魏勒與汲桑帥牧人乘死馬數百騎以赴
 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既而桑敗勒歸劉
 元海元海以勒為輔漢將軍後勒寇鈔數有功進軍
 攻鉅鹿常山二郡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其衣冠人
 物集為君子營凡引張賓為謀主以刀臂張敬為股
 肱蒯安孔長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段明吳
 豫等為將帥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
 刺史汲郡公勒隨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二千餘所
 遂屯江西蓋欲有據漢之志也張賓勸勒北還
 弗從以賓為參軍都尉領記室專居中樞事初勒被
 蜀亂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
 勒書意欲勒歸附晉室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匹儒
 所聞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珍寶
 厚賞其使謝歸以絕之勒遂長驅寇鄴攻劉備於三
 臺時諸將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天得地者
 昌失地者亡邯鄲魏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勢之
 國可擇此一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
 亡固存兼弱攻殊則群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

侯之計是也實先進於是進據襄國。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將軍謝粲等墜三臺流人降于勒勒攻乞活李暉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兇降者以配之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須賢士或綏之誰可信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大馬戀主功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倡愛人之榮復事百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皓所謂君臣相知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更之勒大悅曰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軍駟馬養以鄉祿辟其子明為參軍勒以石季龍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莫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據有幽州勒有吞併之

稱趙王

後祖
氏墳

意用張賓計稱藩推奉浚以為信然勒果其不意襲之遂執浚斬之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旬則化狀若螿蟷七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飛彌旦百草唯不食二豆及麻并異尤甚。劉聰死劉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加九錫進爵趙公其後曜殺勒所遣使王脩於是構隙勒怒甚下令曰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希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石季龍與張賓等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不許石季龍等復請以河内等十一郡并前趙國等十三郡合二十四郡為趙國唯留貢魏武復異州之境勒又乃許之大興二年勒偽稱趙王加張賓大執法專摠朝政位冠僚首署石季龍為車士元輔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鄉食其群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上重門勒大怒召宮門小執法馮翊責其不彈白者翊惶懼志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又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怒而不罪。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澌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憐之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澌北州士望也僅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脩祖氏墳墓為置守冢二家異於感恩

白勒 廿六已四

李

襄

輟其寇暴遂聞之甚悅遣使脩結和好自是充豫又
 安人得休息矣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勒上黨武鄉人也既
 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
 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歐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
 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乃崇信乎天下寧
 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詎引陽臂笑曰孤
 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乎因賜甲第一區拜參
 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常歸之
 其復之二出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張賓舉為別駕
 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
 遐之甥也乃使弘母譖張披與張賓為遊俠勒遂殺
 披賓知遐之間已弗敢請無幾以遐為右長史總執朝
 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是于程氏矣勒以參軍樊坦
 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敝壞大
 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
 遭羯賊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
 償耳坦大懼叩頭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閑卿
 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貧俗
 勒雅好文李維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
 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常使人讀漢書聞鄧食其勸

石勒北六五

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
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石生攻劉
曜河南太守尹平斬之剋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
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
聊矣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勒不聽是日逐獸
馬觸木而死勒以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
乃賜琅朝服錦綃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
進矣勒既將營鄴宮又欲以出子弘爲鎮密與程退
謀之石季龍自以勳效之重仗鄴爲其雅無去意及
脩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退遣左右數十人夜
入退宅殺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劉曜敗季龍于高
候遂圍洛陽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程退等固諫
以爲不可親往勒怒按劍叱退等出於是召記室參
軍徐光謀之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
襄國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
親駕必望旌奔敗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
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
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勒統
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塢先是流斯風羣軍至冰
泮清和濟畢流斯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

即皇帝位

諫

昌津及戰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
 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乃旋師群臣固請勒軍即尊
 號勒乃僭即皇帝位○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切諫
 勒大怒敕御史收咸將斬之中書令徐光進諫勒歎
 曰為人君不得自尊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
 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萬
 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敕停作咸吾首臣之氣也因
 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勒因饗食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
 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王也對曰陛下神
 武壽略邁于高皇雄執卓犖超絕魏祖自二王已來
 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鄉言
 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
 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大丈夫行事當二礪二落一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
 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朕當在一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群臣皆頓首稱
 萬歲帝起西河界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滂下文餘
 行人禽獸死者萬數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光對
 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
 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

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介山左右晉文之
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黃門郎韋護駁曰按春秋藏
冰失道陰氣發洩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
此自陰陽舛錯所為耳今雖為冰室臚所藏之冰不
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
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
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
初勒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墜山
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子弘嗣位以懦弱尋為石
季龍所殺

冰室復寒食

為勒謀主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闊達
有大節常自謂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及見石勒
引為謀主機不虛發籌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
勲也及卒勒流涕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石侯
之早也程遐代為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
歎曰石侯舍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
涕彌日

石季龍 冉閔

石季龍勒之從子出名犯太祖廟諱勒父朱幼而子
季龍故或稱勒弟焉性殘忍好馳獵尤善彈數彈人

石勒 石季龍 共六卷八

好備
善陣

攝居
攝趙
天王

白虹
出

修洛
陽宮

軍中以為毒患劬曰毋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
 時多能破軍故當少力之年十八稍折即勇冠當時
 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動深嘉之為娶將軍郭榮妹為
 妻季龍殺郭氏然御衆嚴而不頗莫敢犯者指授攻
 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仗以專征之任季龍自以勳
 高一時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咸康元年群臣已下勸
 其稱尊號下書攝居攝趙天王尚方令作司南車成
 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
 闕桑業夫脩者貶其守宰時最役繁與軍旅不息加
 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一斗僭稱大趙天王初勒
 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時白虹出
 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
 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
 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溥君臨萬邦台輔百官其
 各正封事極言無隱。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從
 曰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彼
 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
 季龍性既好獵其後射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
 乘海岱河濟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
 洛陽宮增置女官二十四等先是太發百姓女二千

石季龍 六六九

以下十二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
其百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
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頭又私令采發
者亦垂一萬劫會鄴宮季龍臨軒問第諸女大悅封
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光祿大夫詠明因侍切諫季
龍大怒遣龍騰候招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
祿仕而已勒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
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
足是襄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
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若
後晉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
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于禁華林園及長牆于鄴北
廣長數十里趙攢等切諫季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沒
吾無恨矣○揚州送黃鸚鵡五頭長一丈聲聞十餘
里及之于玄武池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
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
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宮拜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
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
為樂耳宣所過三州十五郡悉具儲靡有遺季龍復
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龍是

梁華
林園

即皇
天位

率趙
人誅
胡羯

行也嫉之彌甚於是相圖之計起矣俄而宣使刺客殺
 龍干佛舍又欲謀不軌事發季龍殺之乃立幼子世為
 皇太子永和五年季龍僭即皇帝位建元曰太寧及
 季龍死時永和六年在位十五歲於是世即為位長子
 石遵擁兵奔喪既至廢世自僭即尊位世凡立三十
 三日俄而冉閔季農執遵于如意觀而殺之石鑿乃
 僭位遵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鑿欲誅閔農閔農使王
 簡帥眾數千守鑿于御龍觀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
 往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相禁於是趙人百
 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已用也
 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老少長幼斬之死者
 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
 多鬚至有濫死者冉閔馳還廢鑿殺之誅季龍孫三
 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始勤以成閔成
 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四年以(續)永和五
 年滅

冉閔字永曾小字棘叔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
 本姓冉魏郡內黃人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永
 和六年殺石鑿僭即皇帝位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
 復姓冉氏時慕容雋已剋幽燕略地至于冀州閔帥

石季龍 廿六 卅一

慕容
再閱

騎距之先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連戰敗恪閱所
乘馬曰朱龍日行千里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重閱
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
為恪所擒送之于前雋立閱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
何自妄稱天子閱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
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作帝王邪雋怒鞭之
三百送于龍城斬于過徑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
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雋遣使者祀之諡曰武悼大
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弱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
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為虐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
入居中塞窺我玉政秉弛紊之機觀危亡之隙而莫
不嘯群鳴鏘曰乱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
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比倚嘯洛城夷甫識其
為亂及(自)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螽徒乘間煽
禍虔劉我都會邑翦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流航於鯨
浪王公顛仆聲游魂於龍漠豈厭旨德而假茲妹孽
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
遠唾魏武則風情慷慨近吞劉琨則音詞惆悵焚元
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誓戮彭祖於襄國戮以無君

之罪於是踳躅燕趙并吞韓魏仗奇材而竊徽號擁
舊都而抗王土至襮擅裘襲冠帶釋介冑開府序鄰敵
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為國曷以加
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
負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
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騁暴心於狼性殆懷怨
對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于
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悻悻遺黎求哀無地戎
狄殘獮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離隙自相屠
膾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存臻爨起於張豺族傾
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
為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殛晉人既窮其酷亦曾
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岳霧晦三精狡焉
石氏怙亂窮兵流火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群盜終假
鳴各勿謂凶醜亦曰時英季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
國泯其由禍盈

勤亦
時美

